

顏寧獲世界杰出女科學家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歐萊雅基金會當地時間5月14日公佈了2024年世界杰出女科學家獎的5位獲獎者。中國科學家顏寧是獲獎者之一。頒獎儀式將於5月28日舉行。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介紹，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深圳醫學科學院院長、深圳灣實驗室主任顏寧發現了多種介導離子和糖跨細胞膜運輸的膜蛋白原子結構，揭示了跨膜轉運的原理。她的卓越研究推進了癲癇和心律失常等多種疾病的相關研究，並指導了疼痛綜合徵的治療。作為該領域的權威，顏寧“激勵着全球的女科學家，她還大力倡導研究和科學教育中的性別平等”。



“歐萊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杰出女科學家獎”表彰的5位杰出女科學家分別來自5大地區：非洲和阿拉伯國家、亞洲及太平洋、歐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北美洲。獲獎者由獨立的國際評委會從全球350名候選人中選出。評委會主席為法國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院研究主任兼法國科學院院士、“歐萊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杰出女科學家獎”得主基弗(Brigitte L. Kieffer)教授。

顏寧，女，漢族，1977年11月生，群眾，現任深圳醫學科學院院長、深圳灣實驗室主任、清華大學講席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顏寧主要致力於跨膜運輸蛋白的結構與機理研究，

在國際上首次揭示人源葡萄糖轉運蛋白、真核生物電壓門控鈉離子通道和鈣離子通道等一系列具有重要生理與病理意義跨膜蛋白的原子分辨率結構，為理解相關疾病的致病機理及藥物開發提供了分子基礎。其科研成果獲得海內外同行廣泛認可。

她推動深圳醫學科學院各項建設。完成深圳醫學科學院籌建，於2023年10月獲批正式成立。受市政府委託管理深圳市醫學研究專項資金，完成首年評審與立項，資助總金額近2億元。引進美國冠名講座教授陳宙鋒等7位學術帶頭人。舉辦7次SMART Symposia，邀請數位諾獎得主在內的100余名中外院士、頂尖專家彙聚光明科學城。成立深圳市光明致遠科技基金會。2022年11月，顏寧宣佈將辭去普林斯頓大學教職，到深圳創立醫學科學院。2022年12月10日，深圳醫學科學院揭牌，顏寧獲發聘書，出任創始院長。2023年11月，2023年兩院院士增選結果正式揭曉，顏寧新當選為中科院院士。今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深圳醫學科學院院長、深圳灣實驗室主任、教授顏寧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在顏寧之前，浙江大學教授胡海嵐憑藉在社會和情緒神經科學方面的重大發現，成為2022年世界杰出女科學家獎亞太地區獲獎人。她是第七位獲此殊榮的中國科學家，此前6位獲獎人均為中國科學院院士。顏寧獲獎之後，成為第八位獲獎的中國科學家。

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法國歐萊雅集團聯合設立世界杰出女科學家成就獎，每年評選5位來自全球不同地區的杰出女科學家，表彰她們通過開創性工作為解決重要科學問題所作的貢獻，並為其科學事業提供支持。該獎是當今世界上唯一一個在全球範圍內獎勵科學女性的獎項。

太平洋鐵路建成155周年 美國華僑華人紀念鐵路華工

中新社5月10日電美國太平洋鐵路被稱為“世界七大工業奇蹟之一”，其背後是逾萬名鐵路華工開山鑿路、填壑建基的血汗史。時值太平洋鐵路建成155周年，美國華僑華人在接受中新社記者連線採訪時表示，修築這條鐵路的華工貢獻值得銘記。

“1869年5月10日，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和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在美國猶他州的普羅蒙特里一起釘下了世界上首條橫貫大陸鐵路的最後一顆鋼釘。”美國猶他州韋伯州立大學終身教授樂桃文說，華工們用生命鋪就了太平洋鐵路，但在當日的通車儀式上，卻未見到一張華人的面孔。

樂桃文熱衷於探尋鐵路華工的足跡和過往。“我到過金釘國家公園，參觀過華工的小屋遺址，想象着他們當年在艱苦環境中堅持工作和生活的情景，也在內華達州卡林市見證華工紀念碑的揭幕……”他說，華工在艱苦的工作環境中忍受着烈日與塵垢、寒冷與孤獨、雪崩、塌方、疾病等風險無處不在。作為修建鐵路的主力軍，他們用極短的時間完工，大大加快了美國西進的步伐。

“每根枕木下都有一具華工的屍骨，但他們的貢獻卻一度被抹去，成為‘沉默的道釘’。”樂桃文表示，華工不應該是無名的建

設者。2014年5月9日，在美國修築鐵路的1.2萬名華工被載入美國勞工部榮譽榜。2019年，在太平洋鐵路竣工150周年之際，猶他州舉行盛典，對華工的貢獻予以肯定和感激。“當時，我邀請了猶他州的僑團，一起舉辦了涵蓋研討論壇、慶典、音樂會等多種形式的系列紀念活動，希望讓更多美國民眾瞭解鐵路華工的故事。”

美國南加州廣府人聯誼會創會會長陳燦培與夫人李碧清長期關注鐵路華工相關文獻及文物的蒐集與捐獻。陳燦培稱，多年來，他與夫人通過線上拍賣平台等渠道蒐集了許多鐵路華工在修築太平洋鐵路時使用過的道釘、勘測圖、鋤頭、鉗子、陶罐、油燈等物品，以及照片等影像資料。

一張鐵路華工的工資收條讓陳燦培印象深刻。“簽收信息顯示，鐵路華工的工資由當時當口的工頭代收。這樣做一方面是因為華工不懂英文，另一方面這也是一種對華工的人身保障，一旦華工在工作中遭遇不幸，工頭會將他的遺骨和遺物送還故鄉。”他說，鐵路華工時常面臨生命安全威脅，即便如此，他們賺得的工資不僅低於本地工人，還要經過工頭抽成，所受苦難可見一斑。

“太平洋鐵路的貫通對美國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美國歷史上卻長期忽視華工的付出，使其長期遭遇不公正待遇。”陳燦培表示，超過70%的鐵路華工來自廣東江門地區，他們背井離鄉，開創事業，甚至獻出了寶貴生命。銘記他們的事跡，不僅是對歷史的正視，也時刻提醒着今人自強。為此，他陸續將蒐集到的鐵路華工文物捐贈回中國，希望有更多人共同守護並傳承這段歷史。來源：中國新聞網

地球人想必都知道姚明，他是如此出名，以至於早在2005年，NBA就破例為其拍攝過一部紀錄片。

在這部叫《姚明年》的紀錄片裡，有個小片段，某個美國人接受採訪時說道：“為了歡迎姚的到來，各地各處都有功夫、舞獅等表演……”

話音剛落，畫面隨即轉到一個踩着獨輪車，正在表演頂碗的女生。

歲月如梭，姚明而今早已退役，影片中那位頂碗的小姑娘，也已變成一位“大媽”。

和姚明不同的是，她目前仍在為NBA“服役”。

她在賽場上已經活躍了超過30年，這個數字，不止遙遙領先於姚明，甚至超越了任何一個職業運動員。

俗話說得好，“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但在NBA的賽場上，似乎正上演着，鐵打的大媽流水的球員的故事。

在NBA，她代表了這樣的一類人：與啤酒商和小便池競爭的人。一場比賽的中場休息期間，是所謂的“空窗期”，此時，球員們需要修整、觀眾們也要外出方便或者只是鬆一松神經喝點東西。而為了彌補那幾分鐘的空缺，主辦方會找來各類演員，讓他們進行臨時性的表演活動。

用某個中場表演者經紀人的話說，主辦者對該類演出只有一個要求，“表演必須是最新鮮、最刺激的”，假如表演完畢觀眾席一片死氣沉沉，主辦方會直截了當地告訴演員“整理好行頭，回你的馬戲團吧”。

NBA中場休息時間有15分鐘，對於一個藝人來說，真正允許其自由發揮的時間，滿打滿算只有五六分鐘。這五六分鐘的時間還是觀眾們最不聚精會神的時刻，換言之，表演者要有相當的手段，以幾十秒的時間，將觀眾的注意力，立刻重新拉回到場內。

舊社會的曲藝藝人之間有句行話：“平地擰餅，對面拿賊。”從今天NBA主辦方的要求中，我們也許能感受到這八個字實現起來的難度。

但“大媽”牛蓉——她的真實身份便是一個中場休息期間進行雜技表演的藝人，憑藉自己精湛的表演，近三十年如一日，帶給觀眾無限的新奇與刺激。

為了確保演出足夠出彩，別的藝人往往大動干戈，比如，裝扮起花里胡哨的行頭；再比如，浩浩蕩蕩率領着一群雜技團的動物……但牛蓉只有兩個行李箱，那些箱子既是她的“辦公室”，又是“道具間”。

牛蓉賴以謀生的手段是中國傳統雜技“頂碗”，這門雜技需要的道具相對單一，她的行李箱也便顯得出奇地簡陋。打開箱子視之，一個化妝包、一套表演服、一輛獨輪車、一摞碗而已。簡陋的道具背後，有她無比純熟的技藝作為支撐。

當一場球賽臨近中場休息時，球館的大燈漸次熄滅，球員下場，伴隨刷的一聲，聚光燈會重新定格到牛蓉的身上。她穿着高跟鞋，蹬着7英尺高(2.1米)的獨輪車，伸開雙臂緩緩進入賽場中央。

球館吉祥物把一摞碗拋給牛蓉，牛蓉將它們從腳尖、腳跟，一直擺到小腿處，有的碗甚至是正反疊着擺放的。最後，她就那麼輕巧地一踢，所有的碗會很聽話似地整齊齊齊落在她的頭頂。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手，讓歐美觀眾瘋狂地迷上了她。

為了表達對她的愛，美國人甚至將牛蓉的形象，做進了時下最流行的籃球遊戲《NBA2K24》中。

以及，體育頻道的專業人士還張羅着要把她——一個和籃球幾乎不搭調的人，正式引入“籃球名人堂”。

上世紀70年代初，牛蓉出身於山西太原

的一個雜技世家。

憶往昔，為了養家餬口，她的父親也曾走街串巷進行表演。摺地演出既艱難又辛苦，但在某次演出的過程中，父親邂逅了自己的愛人。於是，再辛苦的事情，也變得既甜蜜又幸福。

牛蓉的母親也是一名雜技演員，甚至比丈夫還要“根正苗紅”，她師從於牛蓉的祖母以及曾祖母，也就是說，到牛蓉這一代時，他們家已經算是第四代雜技世家了。

很小的時候，母親曾經鄭重地問過女兒，將來想從事什麼工作。牛蓉想了想回答道：“舞蹈家。”“做一個雜技演員怎麼樣？”母親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問她。

從7歲開始，牛蓉正式接受了來自父親的訓練。她一開始學習翻跟頭和倒立，因為效果不好，轉而練習高空踢碗。

這也許就是所謂的命運，她如今把這門雜

54歲中國大媽，統治NBA30年

技發揚光大，甚至保持着獨輪車頂碗最多的世界紀錄。

跟着父親學習兩年後，牛蓉被送進一所專門培養雜技藝術的寄宿學校。在那裡，她接受了正規而系統的訓練。每周訓練6天，每天7個小時，這樣的日子，她又過了6年。

從學校畢業，16歲的牛蓉加入了著名的上海雜技團。此後，她跟隨雜技團的步伐全球巡演，足跡遍及亞洲、歐洲與非洲。

上世紀90年代，全國上下興起一股子“出國熱”，各種機緣巧合之下，1990年時，牛蓉接受來自外方的邀請，留在了美國。

置身於異國他鄉，與其說興奮，她更多的是感到忐忑：牛蓉幾乎一個人都不認識，只能說幾句簡單的英語，以及，除了擅長雜技，她百無一能。唯一一個優勢，也可以說是一個劣勢，因為老話說得好：“物離鄉貴，人離鄉賤”，藝術在不敢保證，“雜技”這門在中國喜聞樂見的藝術，在一個陌生的國度里，是否有發揮的餘地。

於她而言，未來的生活就像是一場極不確定的冒險。

好在牛蓉天生伶俐，她很快就想到了一個點子。她主動去和住家附近的教堂聯繫，表示自己非常願意為鄰居們進行義務演出。因為之前從未看過，牛蓉的表演看得他們全程表情驚駭，群眾的口碑讓她有了去附近的學校、醫院表演的機會。

再之後，一個星探發現了她，牛蓉得以在奧蘭多的迪士尼樂園表演了18個月。她總算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

她的演出繼續獲得滿堂喝彩，觀眾們紛紛上前與她擁抱，與擁抱一起來的，還有一張張的名片——名片上印着各個劇場經理和星探的名字。牛蓉高興地發現，不久之後，名片快和她頭頂的碗一樣高了。

再多的工作機會也是不嫌多的。在朋友建議之下，她花錢請人將自己演出的片段剪輯成視頻，然後，以磁帶的形式，寄給了各大馬戲團。

邪門的是，簡歷投出後，牛蓉幾乎沒有收到任何回音。

時間來到1993年感恩節的前一天。那天，

她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的人跟牛蓉說，自己是洛杉磯快船隊的比賽經紀人，他新簽的一個自行車雜技演員，因為航班延誤的關係(另一種說法是因為受傷)，不能如期去現場了，但假如牛蓉能立刻趕下一班飛機來的話，或許可以填補這一空缺。

對方是在徵求她的建議，但牛蓉幾乎沒怎麼考慮，幾個小時之後，就飛往了洛杉磯。

她第一次去NBA賽場參加演出，內心無比焦慮，實際上，連主辦方也不太信任她。上場之前，快船隊的人跟牛蓉反覆確定，以確保她的獨輪車不會損壞球館的地板——據說，NBA比賽用的地板每一塊都有編號，一塊可拆卸地板的造價動輒兩千多元起步。球館實在不願意因為一個新人，無端損失了場館內的設備。

牛蓉非常確定自己的道具不會損傷地板，比如她表演用的碗，那是牛蓉的父親親自設計的，最



開始其實是用塑料做的(後來才改成的金屬)。父親之所以這樣設計，倒不是說預料到女兒會登上NBA的舞臺，是因為他們沒有太多錢。

她在NBA的處子秀可以用完美來形容。5分鐘的時間裡，她一共頂了4隻碗，每次頂碗成功，觀眾席就爆發出一陣掌聲，隨著表演難度的增加，掌聲也越發熱烈，當頂到第4隻碗時，觀眾們歡呼聲的聲浪都快把場館的屋頂給掀翻了。

也是從那個時刻開始，牛蓉正式決定成為一名中場秀演員。

按照“江湖規矩”，她應該給自己起一個響噹噹的藝名，牛蓉設想過諸如“頂碗女孩”之類的綽號，因為不夠響亮只得作罷。

後來，喜歡她的觀眾幫她起了一個叫“紅熊貓”的名號：紅色，代表幸運與新生；熊貓，是中國的國寶，代表牛蓉來自哪裡。這個藝名既簡潔又足夠酷，牛蓉最終從善如流。

因為大受歡迎，隨着時間的推移，牛蓉成了“按分鐘計費的人”。

最巔峰的時候，她每表演5分鐘，收入高達5000美元，折合人民幣3萬多元。

除了金錢方面的回報，很多賽事主辦方也開始實打實地尊重她。美國達勒姆的棒球隊也曾邀請過牛蓉表演節目，為了她的安全，主辦方不惜在球場內昂貴的草坪上，專門鋪設了一段膠合地板；NBA更加善待她，某年，牛蓉的獨輪車不幸失竊，勇士隊豪擲兩萬多美元，為她重新定做了一輛。

牛蓉當得起這份尊重，她也為這門藝術付出了太多。

別的不說，她每年光是消耗在旅途上的時間就超過200天。就因為這樣來回奔波，愛情於牛蓉而言，變成了一種奢望。她曾經結過婚，由於聚少離多，最後不得不和丈夫分開。

那段時間裡，牛蓉時常哭泣，有時候甚至哭到說不出話來。

除了來自於家庭的壓力，牛蓉同樣能感受到來自觀眾的壓迫。是的，即便人人同愛“紅熊貓”，仍舊有觀眾對她抱有“敵意”。觀眾倒不一定就是針對牛蓉，當自己支持的球隊表現糟糕時，球迷們會不由自主拿中場演員撒氣。

某一次，牛蓉計劃在“奇才隊”的主場參加演出，那天的比賽，照理說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較量，但到中場休息時，“奇才”硬生生落後對方10分。

正當牛蓉上場表演時，一個憤怒的球迷恰好將T恤扔向了賽場內大大的照明燈，別的球迷有樣學樣，於是，無數件T恤飛向了燈光，“像日食一樣製造了暫時的黑暗”。

牛蓉一時之間甚至都站不穩了，她只好跳下來把獨輪車交給同伴，這時，觀眾席內有個喝醉的球迷，滿嘴噴着酒氣對他們吼叫：“你會騎獨輪車嗎？！”

在一場比賽中，球員的目標往往很明確：只要不停地扣籃、得分就可以，但中場演員的任務要繁重得多，除了給觀眾帶來精彩絕倫的表演，還要能安撫他們的情緒。

雖然角色定位不同，擋不住NBA用球員的標準去評價她。借用某個主教練對牛蓉的評價：“她是NBA最具統治力的表演者，她的頂碗技術，甚至比庫里的三分球(庫里是“NBA三分榜”的紀錄保持者)還準。”

作為一名堅韌的雜技演員，牛蓉的確能夠克服重重困難，但也並非永遠無敵。父母的親情就是她的軟肋。

孩童時代，父親把女兒抱上獨輪車，手把手地教她練習雜技。牛蓉永遠記得這個場景，她會回憶說，因為不熟練，自己常常從車上掉下來，但每一次，站在下面的父親總能穩穩地接住她。

即便長大了去異國他鄉奮鬥，父親依舊像是在她身邊，她的幾乎每一件道具，都是父親親力親為製作的。她是如此想念父親，以至於2000年初，當牛蓉在美國剛剛站穩腳跟，便第一時間把父親接到了身邊。

終於，父親可以繼續指導女兒的演出，有時候也親自上場為她拋碗。但哪怕父親不上場，哪怕只是坐在觀眾席里，牛蓉也會感覺到心安，父親就像她的圖騰。

時間來到2013年，這一年，42歲的牛蓉算是“出圈”了，她報名參加了那年的《美國達人秀》，一路過關斬將，順利殺入四分之一決賽。但令人不解的是，就在評委們期待她下一場的表演時，牛蓉卻毫無徵兆地退賽了。

原來，幾乎同一時間，父親被診斷出患有食道癌，作為家中唯一會說英語的人，牛蓉不得不放棄比賽，全身心地照顧父親。正所謂“病來如山倒”，女兒的精心照顧並沒有挽救父親的生命，一年之後，父親不幸撒手人寰。

父親的去世給牛蓉造成毀滅天滅般的打擊，她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專注”的能力。有一次，她站在獨輪車上練習雜技，不知道什麼原因，一隻只的碗啪嗒啪嗒掉在地上，碗卡住了車輪，然後，牛蓉一頭栽倒在地，摔斷了手腕。——這也是她作為雜技演員的第一次受重傷。

緊接著，她又患上嚴重的抑鬱症。牛蓉把自己關在小屋裡，孤獨地舔舐內心的傷口，幾個月不出門，一整天也不說話。

就在人們紛紛傳言牛蓉老了，再也蹬不上獨輪車時，修整3年後，她又意氣風發地回來了。牛蓉親臨她的粉絲說：“觀眾、激情、挑戰，都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雖然失去了父親，但我仍然擁有生活。”

如今，距離她的王者回歸，又過去了差不多十年，迄今為止，她依然活躍在舞臺的中央。在文化層面，牛蓉一以貫之的，把我們的東西帶向了世界，讓更多的人願意瞭解中國；在精神層面，她時刻激勵着我們，告訴我們，努力、奮鬥、堅持，一切皆有可能。

當“小熊貓”專屬的Bgm《大花轎》響起，當她穿着民族風的服裝騎車進入球場時，滿坑滿谷的觀眾會齊刷刷看向她，這本身就是一個傳奇，並且傳奇仍在繼續